

三朝北盟會編

大化書局

三朝北盟會編

大化書局

✓ 37612

靖康中帙三十三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酉，盡十八日庚戌。

十七日巳酉。駕幸飛山營閱礮。

遺史曰：上出郊按礮而竿折，搜礮人有死者，上不悅，賞賚有差，因登城北壁而還。是時金人在河東河北，謀兩路侵入，有礮五百餘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則曰：屬朝廷，係樞密院合收；樞密則曰：自有所屬耳。軍器監提舉官內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則曰：京城所掌守禦也，未守禦，何預於我哉？或謂駕部當理會，駕部則曰：庫部何不收？終不能盡搬入城。既賊人犯城下，盡爲攻城之用。

靖康小錄曰：十月二十日，聞眞定失守。唐恪、聶昌、耿南仲猶且誣奏，以謂眞定通判失守獻城，賊豈能破也？又邀駕放礮七十座，議者以爲萬乘之尊，出放七十座礮，縱礮之可以殺人，能得幾人？粘罕再陷隆德府。

是日，粘罕至城下，言要守臣出城議者。是日通判李諤出城入粘罕寨，見粘罕言：我今提兵問罪趙皇去，不攻你城，但將犒軍酒食糧料來，我等乘夜過去，諤乃奉聽。是夜入城，言於知府張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議。遂呼在城父老等言：通判昨日相見，言不攻打城壁，只要犒設酒食等物，可否良久，衆曰：若如此，是拜降也。如通判要與郎與男女等，即願守城，遂不出報。次日早，粘罕使人來問犒設物，衆官上城，城上人云：前日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喧言罵詈，這裏無犒設物。

謂止之。又云：不可！但與他所許物，无使攻城。萬一不虞，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反耶？遂以刃中，謂面粘罕攻城，城陷，殺戮甚衆，劫掠無遺，知府張有極被俘。

十八日庚戌，范訥除檢校少保，甯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門下，推轂以行，所以示倚功成於闔外，築壇而拜，所以震聲望於軍中，屬嚴武服之共，載脩戎備之飭，特謀元帥，斯得異能。咨爾搢紳，聽予誕告！右金吾侍衛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實封七百戶，范訥，莊毅而不撓，靜深而有謀，識該事物之微，學貫韜鈴之要，慷慨自許，早蜚英於武科，發聞惟休，久積伐於顯位。承樞機之密旨，寄洮隴之中權，巧閑祠宮，避寵環尹，朕方軫疆陲之顧，頗深鼙鼓之思，對以燕閑，有言可績，寄之綏撫，非爾而誰？是用還之旌旄，進律益州之重，盛其車服，視儀亞傅之崇。於戲！時方艱虞，民亦勤止，兵罷奠而不振，惟紀律之宜明，將朽愎而寡謀，惟節制之宜審，非畫略無以制勝，非忠義無以感人。隱如長城，茲有全策，後矧爾功之茂，庶幾吾國之甯。可特授檢校少保，甯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金人陷麟州，建甯寨，知寨楊震被害。

楊震，宗閔之子也，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遣。從討方臘，至台州黃巖縣，又解台州之圍，進官脩武郎，知麟州建甯寨。金人寇寨，欲降震，震不從。時寨兵精壯者，悉從折可求死於交城之戰。

所餘老弱百數，守弗堅。震奮力守寨，金人急攻，閱旬日，寨中矢盡，寨陷，震死之。震之子名沂，中，方從征河朔，得免於難。次子居中，執中，亦被害。

詔河北河東便宜行事

詔書：朕通好鄰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凡以保守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招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困，坐待其斃？今仰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縱連橫，相爲救援，見便即動，无拘一律。其見任官能與鄉里豪傑，率衆捍敵，得守城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登用於朝廷，世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效，無使鄉里墳塋，坐受殘破。父老妻子，生致離散。朕祈於皇天，告於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莫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京師士民，讀詔書，往往泣下。真定府陷，報到京師，朝廷以新失太原，又聞真定之報，上大憂之。患將帥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衛兩邊，乃下哀痛之詔。

詔河北河東清野

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於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計數，以救百姓於塗炭之中。敵逼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麗，日惟蔬食，卑詞厚幣，維修和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欲，袞冕車輅，稱號之美，猶無所愛。凡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使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財物積聚，皆遭剽奪。忠臣孝子，自

當體國念家，人自爲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聚徒結衆，捍寇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皆倍軍功。凡我赤子，與其殘於敵人之手，流爲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爲福。興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士，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並依此推恩。咨爾衆庶，咸體朕意。

臣僚乞催發諸路勤王之兵。

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朔諸路，堅壁不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恐其倉卒失措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危急，則事平之後，當行軍法。今若寇將逼河，伏望睿斷行下樞密院，疾速施行。若事平有功者，則當以次推賞。古者侯伯之國，州牧統之以夾輔王室，有急而後至，則斬。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罔戮汝。自古及今，未有賞罰不行，而能使人赴難不避者。惟陛下聖察奉聖旨，依奏其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十八日庚戌，詔求人材。

詔曰：脩舉政事，全藉人材，人材甚難，所宜愛惜。詎以一眚，遂廢終身，除係籍挾奸害政，罪狀明白，不可任使外，餘皆隨材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輩薦引，遂皆棄逐，庶幾革心，以應時用。三省及臺諫官，深體此意，以示至公。

粘罕等令楊天吉王訥等持書問朝廷遣契丹梁王及余覲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曰：大金骨盧你移寶物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頃因啓覲以致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留，已約復變。況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既思再造之功，可忽輕忘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盡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爲辭，管行割送。今則反假士民之固圉，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齋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諜之語，陰傳構結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爲此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此覲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訥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過，請速令皇叔越王弟鄆王并太少宰一員同詣行府，齋書陳請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卽行戒諭，并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

先是，麟府折可求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子梁王與林牙蕭太師統兵十萬，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悔過遜位，嗣君聖明，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前日敗盟之事，當不論也。吳敏以爲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遂爲粘罕遊兵所得。

宣和錄曰：先是，幹離不軍既還，粘罕尙留隆德府，詔遣路允迪以和議書上。粘罕聞幹離不大獲金帛，屢遣使數輩來，意在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強盛如此，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既負吾肅王等過河，吾胡爲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者等，踰月不遣。有都管

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誑以詐情，告館伴耶律曰：金人有耶律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圖其二酋。倫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賜耶律納衣領中，仍賜倫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倫還，首獻其書於粘罕，粘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具道南宋反覆之狀。得報云：深入攻討，事无大小，皆委元帥從長措置施行。

靖康要盟錄曰：先是於四月，因虜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盟澶淵，敦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鬪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廢天祚，剪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與師以拯顛危。而奸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納結仇讎，許以金帛，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弗遵，神人共怨。致金人之強暴，敢肆陸梁，傲擾邊境，達於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朕初卽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前後誤國構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國中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於國人，無如金吾者，適諧至意，良用欣懌。昔聞金吾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日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於天祚不害其爲忠，而於耶律氏之計行。

至忠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宜於西南招討大師之助，雲中留守尙書，願忠佐之。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面道委曲。天時蒸染，更冀保綏，謹白。

靖康遺錄曰：先是幹離不退師回燕山，遣蕭慶來催前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所以待慶者。衆議以蕃賊要盟城下，請割河北，而并寇河東，自敗元約；夷狄貪而無信，不可復與金帛，請收其使者。於是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戶，傳食以過。凡數日，徐處仁、吳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爲金賊所滅，不能無怨，不如善遇之，使歸，與余視謀共興兵以破賊。上遣吳敏至驛，慰勞蕭慶，始令開戶。慶見敏，卽慟哭投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謂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淪盟而來，督責金帛，羣臣不忍，故請留大使於此。皇帝以大使本契丹懿親，奉使而來，元非得已，謂大使良苦，遣敏奉候。」慶泣謝，因陽罵云：「金人反覆無信義，始與臣國約和，取其金帛，而竟滅之，乃立異姓，稱蕃臣之國王，契丹外孫也，強見逼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創業踰二百年，一旦淪亡，未嘗不泣。今大朝誠能賜與誓書，約爲兄弟，如先朝南北故事，願歸約國主，舉兵相應，上以報大朝之賜，下以復國家之仇，破金必矣。卽大朝遲疑不決，本朝孤弱，惟其所制，中原之難，未有旣也。」敏心喜，以爲誠然，退奏慶言如此。因請賜余觀書，令慶齎去，厚禮待之。慶得書，遂行。始過河，卽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并書馳驛，送至粘罕，由是賊愈忿矣。

以工部侍郎王雲借尙書持書從王納使於軍前。

書曰：姪大宋皇帝致書於伯大金皇帝闕下，謹遣使人往敷誠悃，睿明兼照，當蒙洞察。往者信用童貫，奸謀誤國，遂至連兵，頻年不解。迨初嗣服，卽有悔悟之心。頗聞聖情亦有和解之意。及皇子卽君之至汴城，自無力攻之事。國相元帥之圍并州，止守從初之約，載惟信義，實不愆違。乃出聖慈，夙深告戒。頃者奸臣一二，近在朝堂，但知宰輔之言，所當聽順，豈其離間之事，輒敢肆行？將使兩國之情義不通，懽欣不接，奸邪之罪若此，竄斥之典何逃？瑕垢盡除，羣情所快。今茲循省，已自篤於私誠，亦冀寬明，無或追於往咎。顧三鎮乃祖宗之地，當務保持。况大國有伯姪之親，宜蒙宏恕。願以賦租之入，增爲歲帛之常，還守舊疆，別爲信誓。如此，則仁恩之厚，何可彌忘？盟誓之堅，自應循守。上符天道，下順人心，博易交道，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緬想聖懷，亦同至愿，不宣。謹白。

又書：昨回告發，知有絹書，姦人詐僞，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帖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奸人不利。緣此搆造，意在間諜。頃者按治，已正典刑，諒惟聖明，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

又王雲口陳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歡盟，皇子卽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懷奸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王雲陳謝，有下項事。今雲等告求皇子卽君，謂如三鎮有太宗皇帝行宮、先祖陵寢在內，及諸州民情，惑迷顛戀，若行征討，百姓生靈，性命可憐。欲以租稅折爲銀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舊來銀絹五十萬，每年

通計八十萬。兼此日皇子郎君曾言下項禮數，惟大金皇帝闢境數百里，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袞冕等爲謝，及令人附宰臣等表奉冊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大辰，齋僧十萬人，祝延聖壽。王雲至，眞定，幹離不大怒，謂雲曰：「禮物復還，若二十日之間，不卽割地，則提兵至闕下矣！」

遺史曰：先是王雲奉使還時，太原未陷，金人亦頗厭兵。遣王雲來，只要三鎮租稅，限半月到燕山府，仍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初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星夜奔馳，到京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肯許之。雲與少宰吳敏素不協，以事黜責。雲知唐州，雲獨再三抗疏，論列利害，敏百端沮之，竟不遣。至是敏已罷相，至王汭還，朝廷遣雲偕行。少宰唐恪令翰林院學士承旨吳开作告議，以懇三鎮之地。其略曰：若恤隣存好，則洪恩再造，提師再至，則宗廟殞亡。識者咸哂其氣沮弱而言不祥。

王汭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御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之所爲也。汭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大金皇帝徽號，上乃卑辭深明其故，非朝廷之罪，厚禮遣汭還。」

靖康中軼三十四

丙辰，康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辛酉。

二十四日丙辰。粘罕陷平陽府。知府經略使林積仁都統制劉銳棄城走。

宣和錄曰：先是，義勝軍四千人屯平陽，其將劉嗣初領其衆。聞粘罕已圍太原，密遣人獻平陽圖於粘罕。於正月十九日，叛歸金人。於是粘罕益熾。既破太原，乃進攻汾州，且分兵以寇慈隰以北諸郡，勢甚張。汾州堅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爲兩路，其隆德府卽爲東路經略，平陽府卽爲西路經略，分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十日，汾州失守，主將張克戩死之。當是時，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者，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銳統衆，駐劄平陽，以捍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賊領銳師以寇回牛嶺，賊於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軍散去，賊乃登焉。十月二十四日，賊至平陽，林令虞侯請兩都監令開門，放出婦女老小，留壯人銳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吏皆縋城而出。自後威人，寇不至則已，萬一寇至，旋作處置。

遼虜記曰：十月初八日，至宣撫司，見折宣判，具言九月初三日破太原，有鄉兵自太原走出，至孝義縣，言破城日，城中尙有萬餘人，官員并宅眷軍人富民縑帛，盡爲張孝純焚了，惟餘金銀。張孝純與其子被執，軍民皆癰瘡委頓，宅眷皆投濠河者，不知其數。途中又聞金人遣使講和，某大不然。

之。但以此相款，要生奸計爾！所過州縣皆相慶，悉已弛備，使司須行下令嚴作提備，仍申奏朝廷。折宣判云：某恰亦上心來。又云：某過州縣，無軍馬，無糧食，無器械，何可使之守也？使司當契勘速撥那支撥應副軍前遇戰，又不納級，及數處有潰散軍兵嘯聚作過，如溫泉縣汾州回牛嶺一帶，可速築堡寨，以爲籬落。折公云：近日公邊上來，盡知子細，又將家所論甚好，有數事欲再煩公出。又曰：近得旨令，極力保守平陽府并汾州一帶，平陽府今爲汾隰等路帥府，隆德府今爲威勝軍澤州等路帥府，懷州至管內安撫使司公事，知平陽府林積仁不作守計，都統制劉銳是朝廷差來，不用命，可煩公往彼見林積仁與語，朝廷今日升平陽府爲一路，與一州事體不同，萬一失勝，隆德澤州皆失守矣！

逢房記曰：十月十九日至平陽，三四十里，見村落間牛畜車乘，民居婦女，官員宅眷，扶老攜幼，號呼之聲，蔽川而下。問所從來？云：賊破汾西縣并靈石縣趙城縣霍邑縣一帶，驚移人戶，避寇至此。是日晚，到平陽府，謁平陽府都統劉銳，仲武之子語今李宣撫被召，種安撫河北巡邊，種公至鄭州，以疾乞致仕，相繼差折參謀，名彥質，字仲古，遼正子也。陞宣撫判官，權宣撫使事。李宣撫未至，諸帥及制置司統制官申發邊機文字，五六日無與決。劉云：雖彼命差統制，並無人馬，汾州劉統制張思正人馬又不知所在，止有今日統制官李安人馬步人一千一百人，馬八十一匹，汾州制置司差往回牛嶺把隘，又不屬管，萬一賊馬出沒，何以支梧？余退，即謁太守林學士，名積仁，號充美。即謂林曰：賊騎次第不久至，

殊不爲備何也？林云：城上敵樓，今春爲背叛歸朝官劉嗣耿守忠所焚，无軍兵，无糧食，无器具，何可守也？某謂林曰：此學士已不作守計。林曰：係殘破州郡，實不可守。余曰：既如此，可於南門差官堅守，先遣出婦女老小，留壯人居城中，以省糧食。是時，城中尙有七八分人，是一帥府堅不作守計何也？汾州平陽分擘軍應守禦，次第可與劉銳商量施行。劄子差余前去平陰府勾當，并照應汾州一帶。余納劄子申奏朝廷，納級指揮賞格，每納一級轉一資。是時軍前遇敵殺獲，更不納級，候邊事息日，一例轉資。乞支撥軍器於闕少州縣，乞將統制官并戰士七日一次犒賞，乞召募有武勇使臣，并効勇守城，依制置使司請給衣糧，乞給旂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日下分募支給，請受招集五百人，減二年磨勘，乞差撥軍前，去軍前應援使喚，乞支降逐州縣少缺錢糧，得兩月行下。指揮數內軍器更切，於見有州軍借，那宣撫司重行應副，降賜庫造旂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武勇，使臣并効勇各計召募十員，差撥人馬。余十月初六日早辭晚宿，琅車卽發，諜遣介往隆德府，請姚李二漕理會錢糧。初九日曉，至澤州城，外馬鋪安下。初十日早，謁直龍圖閣太守高世由。三日，招集潰散軍兵一千三百餘人，悉皆赤露羶瘠，并日下給券，親自押赴平陽府諸路謁府使林積仁，具以折公之語白之。林云：城決不可守。余云：今日事體不同，太原已失，此陞爲帥府屏捍一路，極力保守，以御前近降處分，甚是丁寧，今漕司與宣撫司亦自極力應副，賊馬未至，自家已不作守計何也？是時城中有四五分人，余再三白之，林曰：甚好，來日與都監到城上一觀。余卽謁劉都統，問麾下若干兵馬。某近

離官撫司，見今宣撫言聯發軍馬來。劉云：并張思正軍馬共有萬人。差使處已自不少。十八日登城，城周圍二十四里，敵樓戰棚一百五十餘座，經耿守忠劉嗣初焚燬之後，更不曾修，懸瓊有五百餘領，但可以綁搭，四門敵樓，以百步法守之。守城二十四里，合用二萬人，城中止有軍馬三四千人。余問兩都監，答云：少匠人，缺材植。余又問何不優直雇召百姓匠人？某昨來行趙城霍邑道中，潞河汾，見官中牌筏拋失於水次者自不少，何不取用？兩都監又云：盤運費力。余云：今若取於趙城霍邑，更無及矣！城中樹木逐急盡伐以用；如有不足，拆係官屋空舍，并民居空屋內。民居空屋，後來官中修還，并牒施行。都監又曰：見官科撥行下諸縣應副，至今諸縣不爲著急。余對云：待牒府取會弛慢縣官職名，申宣撫司。至二十三日申後，謁都統制劉銳云：適得回牛嶺關報，賊馬犯回牛嶺。余云：都統莫順遣援兵否？劉云：統制司見管軍馬一萬餘人，遣四千軍五百疋馬往回牛嶺把隘，二千軍往隰州，見存者四千軍馬五百疋，寇至，豈不要接戰守城？適又得府州知州折可求書，來求援兵，書辭懇切，要郝仲連提兵二三千救援府州，已破豐州，并二寨探報得欲來攻，府州極是危急。劉曰：此處軍馬見患少。郝仲連自是宣撫司。余云：都統更宜多方掣調，措置事不可緩。退謁林經略，林云：今月偶得進奏官報，某落職與遠小處監當，某已是罪人，只今交割便行。某云：經略更承受得何處文字？若止是進奏報，未得朝廷劄子，豈便可交割離任？且更細審之方當邊事之際，但恐擅離，朝廷怪訝，愈不便。林云：恰得關報，賊馬擊散回牛嶺把隘人，昨夜已到趙城縣，次第已過趙城縣。余對云：昨夜謁

劉統制方聞賊馬在回牛嶺，今晚到趙城，其行甚速。余顧林經略使令輩問此去回牛嶺遠近，云一百九十里。某少頃拜別經略且行，林曰：卻往甚處？某云：事已畢，且歸司。余退略早飯，欲別林經略，飯畢，至使衙，即見林公戎裝素馬，張蓋，余至，即請余。余問經略不出，林云：不出，適又有關報馬賊離此三十五里。余云：劉統制知否？莫須遣兵把截掩擊，不可使向邇。林云：恰報劉統制兵出城，復又入城，不知如何？遣人傳語問公行得否？余云：即今便行。遂退。才出府衙，趨南門，遣隨行人於城北催行李，同出城，約兩茶間，見市肆往來人云：賊馬已至城下，斯須，余親隨任忠押行李至，云：不可出矣！賊馬已至北城下，有一人攜一卷文字，立濠根叫云：打話。余謂任忠曰：汝可管押行李，且於攀務尋一安下處，我自登城看。已時至城，已有三四百騎，後面塵頭不絕，相繼而來。時至西，約有萬騎立濠根，攜文字人云：大王交我招安你城中官吏軍民，有文字在此，將索來約上城，我去問：你們降也不降？你們若不降時，大王領人馬從絳州掩，你們下來看，走出那里去？城上人皆不答。又問：如何不做聲？今都來攻打你城也！日既晚，且去也，更與你們一夜商量，來日恁地時候城破也。賊馬遂退，離東北四里劉寨。余語劉統制，賊馬既至，請都統速差官分壁地方，催軍民守城。軍兵稍有上城者，百姓并本府官吏，盡不上城。余語劉統制云：若林經略不上城，何以率官吏軍兵？劉都統云：遣人請不見。余云：待某自去請。躍馬至府衙中，悄然問林經略在否？云：已登城，即至城，又不見。到城西，問來往軍民，曾見林經略否？云：著白布衣，恰自此擦城下去矣！見兩都監，一監務余語之曰：三公不要走，可同共守。

城。余卽下城，於街巷親率百姓上城，家至戶到呼招，非老卽少，或婦女輩，壯者悉皆逃避矣。盡率軍民，止守禦得東城兩壁，餘兩壁無人守禦。雖有登城者，亦皆乘間擦城逃避，斬十數輩，不能禦遏。至寢夜，兩壁守城人，擦城逃避，十去三四。至四更巡城，去之殆盡。余守南門至五更，忽隨行人報統制官由西門出，余至西門，統制官已出。至二十五日五更，余亦遂出，行二十五里，聞賊兵發鼓掩殺。我軍行二十五里。天曉，賊騎追趕，驚移逃避，人戶稍截車乘并頭畜四百餘道間，居民婦女扶老攜幼，或相離棄，號呼之聲，所不忍聞。是日城中居民，以官吏皆走，以城降。

二十六日戊午。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救援中山。

胡舜陟言：伏見陳遘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多人。虜據高城，愈難逐退。臣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爲援也。李邈三四十狀奏陳，略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也！臣請爲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息民而貴和。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爲順，使不爲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僞便爲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速援真定，以至於亡。陳遘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解救，彼何計之得，而何我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